

国产悬疑剧能否开拓出第四重道路？

— 评电视剧《双探》

桂琳

观点提要

今年的国产悬疑剧呈现出数量增多、口碑下滑的趋势，而《双探》是分析这一现象的很好案例。一方面，它表现出了不同于世界三大悬疑经典模式的新特点，但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国产悬疑剧要真正开拓出第四重道路，则须在创作中更好遵守类型基本惯例，并合理借鉴经典资源。

2021年的国产网络悬疑剧到目前为止发展十分曲折，呈现两大相互矛盾的现状：一方面是有许多悬疑剧作品在寻找对这一世界成熟类型的新探索之路，如《双探》《八角亭迷雾》等都是艺术电影创作者直接下场，试图大力提升网剧的品质和制作水平。另一方面则是今年的悬疑剧作品再难出现爆款，可以说一部一部陷入发展瓶颈期。这其中的症结到底是什么？

让我们再次回到《双探》，这可以说是一部十分有想法、优缺点都很突出的悬疑剧。其惊艳开场和惨淡收尾的结果不仅展示出国产悬疑剧对这一世界成熟类型的新探索之路，同时也暴露出国产悬疑剧目前存在的根本性问题，非常值得我们对其展开严肃评论，并以此为契机对悬疑类型的中国发展道路进行把脉和护航。

世界悬疑类型三 大经典的借鉴、移植和 混合

作为世界范围的成熟类型，悬疑到目前为止主要形成了英式理性推理、美式硬汉侦探和韩日社会问题犯罪三大经典资源。

其中英式理性推理诞生在19世纪西方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其类型惯例主要是具有不凡智慧的侦探运用科学推理方法来破案，侦探的推理有力地彰显出理智的力量。美式硬汉侦探则诞生于二战前后，侦探漫漫在复杂难测的都市环境中，行动更多依靠本能而非智力，并为了存活而诉诸暴力，反映了20世纪以来新的时代焦虑与命题；其在希区柯克之后加入对深层心理挖掘的惊悚内容，

昆汀之后又加入后现代复杂叙事配方等。凭借长时间的发展，逐渐演变为全球黑色类型，是目前世界悬疑类型最为主流和强大的资源。

韩日社会问题犯罪在学习和融合英式理性推理和美式硬汉侦探之后开创出新的天地，悬疑与社会问题表达相勾连成为其最大亮点，宏大和有历史感的社会问题思考被灌注在悬疑故事和推理过程中，形成揭示犯罪秘密和深入社会深层肌理的双重过程。

这三大类型资源在具体的悬疑作品中形成相当复杂的类型借鉴、移植和混合情况。国产悬疑类型也处于这个丰富的资源汪洋中，比如《白夜追凶》就是对理性推理和硬汉侦探两大资源进行了综合运用，《沉默的真相》则是理性推理和社会问题犯罪的结合等。

悬疑的中国道路： 美善伦理与平民叙事

如果观察国产悬疑类型这些年的发展，有一个令人惊喜的发现，那就是其逐渐呈现出一些不同于以上三大经典资源的新特点。

第一个新特点是对美善伦理力量的着力挖掘。对伦理问题的表达在英式理性推理和美式硬汉侦探中都不太重视，这与欧美文化传统有很大关系。韩日社会问题犯罪开始重视对伦理问题的呈现，但它们在表达中更偏向于展现伦理之恶，甚至是一些畸形的伦理关系。之前国产悬疑剧《隐秘的角落》的伦理表达就明显借鉴了韩日社会问题犯罪类型，过于强调家庭伦理中恶的成分。父母形象、夫妻形象等基本都是偏执型人物，家庭伦理关系不是控制就是忽略，这既不完



全符合现实生活状态，更是直接造成了整部剧情感力量的缺失。

与此相反，近些年一些成功的国产悬疑电影则是在美善伦理力量上发力，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现代文明进程与传统文化生态之间的裂隙，产生强大的情感力量，由此真正打动观众，并成为这一类型打入国际电影市场的利器。比如《烈日灼心》《无名之辈》《南方车站的聚会》中的父女情、兄弟情、夫妻情、姐弟情等，既帮助深化了现实问题的表达，同时也大大加强了影片的情感感染力。一

些成功的国产网络悬疑剧也都在此上十分着力，比如《沉默的真相》中江阳与朱伟的患难兄弟情，江阳为保护妻儿被迫选择离婚的悲情；《白夜追凶》中关氏兄弟的兄弟情、周巡和关宏峰的战友情与破案过程交相辉映，为剧集注入强大情感力量。

《双探》在伦理情感表达上更是十分自觉，其中以为父母妹妹复仇而隐忍多年的白石舟、为寻找杀父真相的周游、为儿子寻找好友的李慧炎作为主角，尤其是白石舟与范晓媛的人物关系设置其实

很有新意，就是试图将伦理亲情与悬疑情节进行有机融合。

第二个新特点是努力将平民叙事与悬疑情节结合在一起。以小人物形象塑造作为重点的平民叙事一直是中国文艺创作的优良传统，将其用于悬疑类型不仅让人物形象更加丰富和多元，也能够使悬疑类型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建立起更紧密的关联。《白夜追凶》中除了传统理性精英型侦探形象关宏峰外，正是因为加入了浪荡子侦探关宏宇、粗暴型侦探周巡等有缺陷的小人物侦探形象，才为这部剧带来了更丰富和有层次的内容。

《双探》中既有小人物侦探形象，如以李慧炎为代表的警察都是按照小人物形象来塑造的，他们的个人困境和工作困境在剧集中都有展示；也有小人物罪犯形象，白石舟和周游都有自身的痛苦和遭遇，这也是促使他们走上犯罪道路的重要原因。

总之，美善伦理与平民叙事策略的综合和合理使用，有可能建构起既继承中国文艺传统，又符合中国文化现实需求的新悬疑类型，并带来悲悯、同情、包容等新的悬疑类型美学特质。而且国产悬疑类型想要有更大的发展，有能力打入国际悬疑类型市场，也必须为目前的世界悬疑类型提供新鲜元素。

只有遵守类型基 本惯例、合理借鉴经典 资源，中国式悬疑才能 真正发挥力量

之所以说《双探》是十分有想法的作品，正是因为它在美善伦理和底层叙事上都进行了一定的尝试。但《双探》的惨淡收尾却让我们警醒，悬疑类型的中国道路并不能完全保证一部作品的成功，目前摆在国产悬疑剧面前的还有更基础性的工作。

《双探》的第一大问题是很多设计违背了悬疑类型的基本惯例。

首先，情感表达拖累了叙事节奏。悬疑类型的叙事节奏相对其他类型应该是要偏快的，由此制造出观众的紧张感。但《双探》为了强调情感表达，整体叙事节奏都偏慢，其中很多内容是为了情感而情感，不仅与悬疑推进毫无关联，还拖累

了叙事节奏。如乌娜吉对林场的情感表达，任邢军和李慧炎之间的情感交流等，最后一集更是有将近一半的时长完全游离在悬疑剧情之外大量堆砌情感。最大败笔则出现在范晓媛被关在冷冻车之后。此时案情已经进入高潮，孩子的生命随时受到威胁，但此剧却在这个过程中安排了李慧炎与白石舟唠嗑似的审案过程，台词废话连连。还有李慧炎徒步去解救和背孩子去医院的设计更是失败。难怪很多网友认为在这种节奏下范晓媛根本不可能活下来。

其次，日常展现挤占了悬疑乐趣。悬疑类型的乐趣主要是烧脑和紧张，侦探或罪犯高超能力的展示和扑朔迷离的剧情设计始终应该是这个类型的核心。《双探》的人物设计是不错的，无论是李慧炎与周游的双侦探较量，还是白石舟与范晓媛的危险共处，都能够产生很多看点。但剧中李慧炎、白石舟和周游三位主角的能力展示都十分缺乏，反而花大量笔墨努力表现他们日常的面貌。剧情设计更是粗陋，基本上前面几集就将案情的底牌亮出，观众的智商丝毫没有受到挑战，失去了观赏乐趣。

《双探》的第二大问题缺乏对经典类型资源的合理借鉴和使用。

此剧的推理内容相当幼稚，比如直到剧情最后李慧炎才想到范晓媛的血型问题，而白石舟的作案动机又暴露得过早等。剧中的硬汉动作戏则成为冗余内容。剧中最具有硬汉特质的人物是雷公，他的动作戏也拍得十分漂亮。但这个人物在剧中却没能成为推动悬疑剧情的重要力量，所以他的动作戏反而变成剧中的冗余内容。社会问题犯罪本可以通过白石舟对吴德水、二利十几年的隐忍情节进行充分表达，但此剧却将此完全放弃，而在一块石碑上大做文章，故弄玄虚。可谓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正是因为以上这些问题，《双探》虽然进行了很多努力，摄影和置景也颇有亮点，但却没有能够成为一部成功的悬疑剧，颇为可惜。这也再次说明，只有在遵守悬疑类型基本惯例与合理借鉴经典资源基础上，悬疑类型的中国化探索才能走得更远，并带来宽阔的发展前景。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系教授）

真人秀创新的关键是什么

郑焕钊

近年来，包括《仅三天可见》《念念青春》《请吃饭的姐姐》等综艺真人秀节目相继收官。尽管没有炸裂的口碑与火爆的收视，这些综艺节目以某种“实验性”的探索，开启国产综艺真人秀发展的新模式，其立足内涵进行创新的取径方式尤为值得重视。

纵观近年来国产综艺真人秀的发展，“跨界融合”与“纪实风格”是其变化趋势的两个关键词。一方面，在文化产业跨界发展的趋势下，综艺真人秀通过不同题材与类型的跨界，拓展了节目的类型和内容的边界，形成艺术+、旅游+、生活+、服务+等不同形态，使综艺节目与日常生活多领域发生了连接，在推动节目创新的同时，发挥了积极的产业融合与文化融合的功能。另一方面，综艺真人秀自身也在寻求内在的突破，在将综艺秀场从棚内场景向户外场景转换的同时，弱化规则和剧本的情节性和戏剧性，力求以“纪实风格”探索综艺真人秀新的表意空间。

客观地评价，在“跨界性”主题融合与“纪实性”制作方法的介入下，综艺真人秀逐渐摆脱以往注重表演和游戏的“竞技秀”的固有模式，形成“观察类”和“生活流”叠加的新模式。以“观察”为框架，真人秀节目以“纪实”为风格，经营、旅游、情感与生活等不同类型交叉融合、各有侧重。它们以真实性为追求方向，以更加仿真的方式不断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婚恋情感和精神休憩的日常关切，引发了相当程度的关注度和话题性。

但其以预定的人设为前提，将明星嘉宾在假定情境中的情绪状态、关系冲突和隐私生活作为节目的“卖点”，在多机位镜头记录的背后，是对众多素材的刻意挑选和剪辑，以追求“冲突”和“猎奇”的戏剧效果。这种“纪实性”因其是一种脱离真实生活的，其本质仍然是假定情境中的半开放剧本式的虚拟表演，并没有真正摆脱“秀”大于“真”的弊端。而因为其镜头聚焦、话题设置和效果呈现都没有摆脱明星消费的痼疾，极大地限制了综艺真人秀对社会生活内容的开拓和思想内涵的深化。

因此，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真人秀节目基于“假定情境的虚拟表演”这一真实性的基础，就难以真正改变其“秀”大于“真”的弊病。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从《奇遇人生》开始，以最近一段时间《念念青春》《仅三天可见》《很高兴认识你》《请吃饭的姐姐》等为代表的真人秀节目，就显示出其敢于挑战不确定性，对真人秀真实性基础进行实验的探索精神。

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是，这些节目敢于打破“假定情境”中的表演性和仿真性，而将节目真实的基础建立在生活真实和体验真实双重基础上。无论是《仅三天可见》中职业不同的双方进入彼此真实日常进行体验的三天社交，还是《请吃饭的姐姐》中镜头头下那些新奇的职业与人群，抑或是《念念青春》中那些凝结于文中的过往的青春记忆，这些节目不仅将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物、职业、行为与事件作为内容真实性的基础，而且去除剧本式的预设，在充分尊重节目中的明星、名人或素人的真实动机、行动逻辑和真切体验的前提下捕捉那些充满不确定性的感受与体验。

张艾嘉在《念念青春》的创作手记中就强调，“大家都在寻找真实的力量，人们都会希望能够用纪录片的手法来记录、捕捉到一些真实的状况。《念念青春》里我特别珍惜那些带有未知感、探索感的惊喜瞬间。”这些节目以一种充分的纪实精神和实验精神，去探寻社交关系中的人与人所存在的可能性，以及青春文本与当下感受之间的自我感受，充分展现真实的力量。比如《仅三天可见》中，演员白敬亭临时起意，带着导演吕行开车回到自己老家，而正是这种不确定，打开了两人之间更为深入的交流，包括白敬亭对结婚的思考，以及从小如何因为不想让父母失望而拼命练习钢琴等记忆。又如《念念青春》在关于李雪琴的这一集，节目组原本想要讨论互联网新一代人群的生活，却因为征集到的文本更多关涉到北漂人群与故乡和家的复杂情感，而将念诵会的主题改为关于漂泊与家的讨



论。节目中无论是明星嘉宾那些平时不为人所知的内在感受，还是议题讨论所散发出来的精神力量，正是因为这种现实性的基础而成为可能。

正是基于上述真实性基础的重构，这些节目也因此能够打破以明星消费为中心的单一内容，而通向更为广阔的生活世界及其人生经验。节目尽管聚焦于人，但不再是个人性隐私的生活；而更侧重面对自我的生命思索、人与人之间关系质询以及社会现实的新经验的表达。也因此，节目中明星的角色，也从以往真人秀节目的话题主角转化为与更广阔世界和更丰富人生进行连接与探访的“中介者”。在《念念青春》中，每期名人与张艾嘉一道，承担着话题的开启者与引领者的角色。如周深与那些小时候与众不同的少年一起探讨对差异自我的接纳、丁真与那些获得救赎的“棒少年”球队共同引发“对纯真青春的守护”、李雪琴则与北漂青年一道想家，而五条人和那些怀揣理想的离乡者与精神流浪者重拾理想。

《很高兴认识你》中阿雅和周迅的出场起的是某种“探访人”的角色，其目的在于“引出”对那些不为人所熟知的旅居地的平民百姓的生活；而《请吃饭的姐姐》则以饭局为媒介，探寻时代发展中那些有着崭新职业和经历的新鲜人群。尽管《仅三天可见》中阿雅和周迅的两名不同行业的名人的社交媒体接触，也能够超越对彼此生活隐私的探寻，而是将彼此人生和职业的体验与理解，作为一种具有公共性的生活态度和生命意义的议题。比如曾经的和现在的喜剧人阿雅与杨迪关于“自我的过去与将来”“机会与成长”的讨论，而哲学教授刘擎与演员陶虹之间则引发了哲学理性与戏剧感性的有趣而深度的讨论。

正是这种对生命经验与意义的探寻，使这些真人秀节目不再只是像以往虚拟游戏式真人秀所具有的相对单一



▲《仅三天可见》让职业不同的双方进入彼此真实日常进行三天社交，图为刘擎与陶虹在节目中
◀《念念青春》凝结文本中过往的青春记忆，图为张艾嘉与丁真在节目中

的娱乐性价值，而能够给予观众深度的人文思考。诚如张艾嘉在《念念青春》创作手记中所说，其节目有三个希望：让参与者感受到被尊重、传递的情感温暖而踏实、青春的无法定义。该节目正是通过包括张艾嘉在内的上至耄耋老人黄永玉、年轻如丁真和棒球少年，遍布中国南北的不同人群众多文本书写与刻录中的“青春”记忆，展现了这一命题的广度和厚度。《仅三天可见》总监制金辉对节目制作理念进行阐释：“我们想通过三天的相处展示不同圈层的人之间的关系，让身处其中的嘉宾能够重新审视自我，也让屏幕外的观众能够代入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答案，去尝试理解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通过各自一天体验彼此的工作而达成一种相互理解，这是该节目在我们今天所具有的意义。在一个不断圈层化社会中，这些节目将视野转向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与理解：自我过去与当下

的和解，不同代际、行业之间的人与人的相互理解等等。在这一过程中，这些节目不仅打破了明星人设的羁绊，也开启真人秀节目对更广阔生活与人生探寻以及沟通的尝试。

综艺真人秀节目的创新，不是只能通过“做加法”谋求跨界融合，创新题材和内容，实现产业融合与功能叠加的节目效益，如综艺+旅游、综艺+剧本杀。如何通过“减法”削掉浮华，在去伪存真中重构节目自身内核，重新激活综艺节目的丰富空间，则是推动综艺内涵创新更为关键的问题。近期这些综艺节目通过重构真人的现实基础，极大拓展了真人秀节目的内容表达空间，为综艺人文精神的建构提供了路径。如何让其真正进入大众的精神空间，实现口碑与点播的同步提升，则需要留待进一步讨论。

（作者为暨南大学文学系副教授）